

[美] 厄尔·比格斯 著

EARL DERR BIGGERS



THE HOUSE WITHOUT A KEY

不上锁的房间

陈查理探案

大侦探名人堂

群众出版社

陈查理探案

不上锁的房间

THE HOUSE WITHOUT A KEY

「美」厄尔·比格斯 著
宋文 译

EARL DERR BIGGERS

1712.45
BGS

大侦探名人堂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上锁的房间 / (美) 比格斯著; 宋文译.

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. 2008. 1

(大侦探名人堂)

ISBN 978-7-5014-4131-0

I. 不… II. ①比…②宋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2439 号

责任编辑: 萧晓红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不上锁的房间

大侦探名人堂

[美] 厄尔·比格斯 著

宋文 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电子信箱: qzs@qzchs.com

网址: www.qzchs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14.5 字数 221,000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6,000 册

ISBN 978-7-5014-4131-0 / I · 1691 定价: 25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T: 010-52173000 转

作者简介

厄尔·比格斯 (Earl Derr Biggers)

美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。

1884 年出生于美国西部。1907 年在哈佛大学攻读文学学士。大学毕业后，去了《波士顿邮报》工作。

1925 年，他的小说《不上锁的房间》(The House Without A Key) 问世，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。他塑造了史上第一位东方智者、华裔侦探陈查理 (Charlie Chan)。陈查理温文尔雅，大智若愚，沉着稳健，却又智慧出众，备受世界读者喜爱。

陈查理系列一共六本。比格斯的小说有强烈的现实感，有评论称：“比格斯，比格斯，你为何总是这么现代？”

责任编辑：萧晓红

大侦探名人堂堂记

开堂迎诸众 把酒话神探

南山之下，东篱之间，陶渊明尽享悠然。但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似乎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。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”或亦是意境之一种，令人神往。

有鉴于“平庸就是最大的罪恶”，学步桃花源主，“开堂迎诸众，把酒话神探。”——也许算得上一次作为。

陶渊明远避功名尘虑，专计于田园之乐，以求宁静。蝇营狗苟的俗世之中，《大侦探名人堂》未尝不是一场精神盛宴，让人跳出三界外，收获一时之陶醉与超越。

由此，群众出版社的《大侦探名人堂》谨慎出场，盛情开堂。

想当年，水泊梁山一呼天下应，聚得一百又八好汉，煮酒论英雄。梁山既有除暴的壮士，侦探小说世界里，又何尝不多除暴的英雄。虽不敢奢望聚义厅的冲天豪气，但《大侦探名人堂》的神闲气定、不战而胜，或是另具魅力，更值得期待。聚义厅上座的，人人都是勇猛之士！《大侦探名人堂》出场的，个个将是智慧之神。

百八好汉虽借胎于《水浒传》，但正因了好汉，《水浒传》才得以成了“好汉”。神探之于侦探小说，有如好汉之于《水浒传》，又如灵魂之于躯壳。灵魂虽寄居于躯壳之中，但惟有灵魂，方可赋予躯壳以灵动之性、生命之光。

一个半世纪前，美国作家埃德加·爱伦·坡以《莫格街凶杀案》、《玛丽·罗杰之谜》、《金甲虫》、《失窃的信》、《你就是凶手》，创生了侦探小

说五模式，一举奠定了侦探小说的乾坤。星移斗换，岁月流转。侦探小说或星火，或燎原，或沉寂，仍是一副千年难变的面容。

一代更比一代挑剔的读者，对于侦探小说，总是不吝热爱之忱。细究其理，恐非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能一言以蔽之。作为侦探小说的两大核心，谜团破解之时，也是读者舒心释然之际，但神探却从此如树一般，在读者心中长大。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那里，总能感觉到神探的智慧之光，穿透层层叠叠的迷雾，破空而来，激动我们的阅读时光，完整我们日渐琐碎的心灵。

《大侦探名人堂》里，第一批入堂的贵宾将是：史上第一名侦探奥古斯特·杜宾（Auguste Dupin）；史上最受欢迎的侦探英雄福尔摩斯（Sherlock Holmes）；史上“最智慧、最幽默的侦探”彼得·温姆西勋爵（Peter Wimsey）；史上的“科学探案之父”沙代克博士（Thorndyke）；史上第一位东方智者、华裔侦探陈查理（Charlie Chan）。读者可以期待的是，堂会每年举行一次，每次都将是盛情请出史上有名的神探五名。求贤心切是《大侦探名人堂》开堂的最初动机，也将是《大侦探名人堂》堂会兴盛的永恒动力。

“夜半虚前席”，不问功名，且问神探，差可成为碌碌人生的最佳选择。

群众出版社与天下探迷一道企盼，《大侦探名人堂》能成为侦探小说世界的一桩幸事，盛事一桩。

是为堂记。

晓 潇

二〇〇七年岁末于北京

第一章

米诺薇·温特斯利普小姐出身于波士顿世家，虽然早已过了浪漫逐梦的年龄，但美好的事物仍然会让她心动不已。就算是太平洋岛屿上的那种野性之美，也能让她跃跃欲试。当喜爱的交响乐队在波士顿音乐厅里演奏出无与伦比的新奇音乐时，她有时会感动得近乎窒息。漫步在迷人的海滩上，此时，她心间涌起了相似的感觉。

对于威基基海滩，她认为最美的时候是在晚餐前。那时，暮色逐渐在这片热带地区降临，夕阳洒在钻石岬角，高大的椰树投下的树影越来越长，越来越暗，闪着金色波光的浪潮也渐渐地从珊瑚礁上退去。一些晚泳者尚在波浪间流连忘返，尽情享受海水情人般的爱抚。不远处的一个一排浮筏上，突然站上来一个苗条的棕肤少女。她显得那么从容稳健。啊！多美的身材！年过半百的米诺薇小姐不禁难以名状的嫉妒刺痛——青春！青春有如一枝利箭，它挺拔、自信、向上飞扬。那个曼妙的身影像离弦之箭，跃入海中。好一个干净利索的跳水动作。

米诺薇小姐瞥了一眼走在她身边的男人。美景当前，阿莫斯·温特斯利普却熟视无睹。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在这个岛上出生，对美国本土的了解仅止于旧金山。但他身上独具的新英格兰人的特质却无可置疑。他穿的是白帆布衣，思维方式却是新英格兰的。

“你该回去了，阿莫斯。”米诺薇小姐说，“家人正等着你吃晚饭呢。谢谢

你送我。”

“陪你走到围篱那里吧。”阿莫斯说，“要是你厌倦了他和他的那些无理行为，就到我们这里来！我们随时欢迎你！”

“你太好了！”她爽快地回答说，“可我真的该回家了。葛瑞丝在为我担心呢。她自然是理解不了我的。我得承认，我做得也过分了一些——我原本只在檀香山住一个半月的，却在这里乐不思蜀，一呆就是十个月了。”

“有那么久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“我都不明白我自己了。每天我都会郑重地发誓：‘明天！明天一定收拾行囊！’”

“但明天始终不曾到来。”阿莫斯说，“你已被这里的热带风光迷住了！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”

“我想，你是说，人的意志往往非常薄弱！”米诺薇小姐显得有些激动，“但我不是那种人。不信你可以去问贝肯街的任何人”

阿莫斯无可奈何的笑了笑，“这是温特斯利普家族的性格！”他说，“既想做个清教徒，但实际上，却始终都在渴望奔向外面的世界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米诺薇小姐说，眼睛看向远处充满异国情趣的海岸线，“这正是我们家族这么多人走出塞勒姆港去闯天下的原因。留守家园的人会觉得，那些冒险者做的是真正的温特斯利普人不该做的事。而在内心，他们是不无嫉妒的——或许这也是因为那个性格吧。”她点了点头，“有点儿像吉普赛人。你父亲便是因此来到了这里，做了捕鲸人，而你得以出生在这个远离故土的地方。你知道，阿莫斯，你本不属于这里。你该住在米尔顿或者罗斯伯里，每天拎着个绿公文包，去波士顿的公司上班。”

“我也常这么想。”阿莫斯承认，“可谁知道呢？也许我本可以有些出息的……”

他们来到带刺的铁丝围篱前。在这个热情好客的海滨，围篱像是一个不和谐音，显得很突兀。它一直延伸到海滩。一波潮水涌上来，轻拍着最端头的那根立桩，又退了下去。米诺薇小姐微微一笑。“好了，楚河汉界到了！”她说，“我会趁潮落时绕过那根立柱的。要是围篱能随潮起潮落移动位置就好了。”

“我想，你会在丹恩为你准备的房间里找到自己的行李的。”阿莫斯说，

“记住我跟你说过的——”他突然间住了口。围篱那边的花园里，有一个一袭白衣的矮胖男人。这会儿正快速朝他们走来。

阿莫斯神情大变，原本呆滞的眼神突然现出了怒色。“我走了！”他说，立即转身走远了。

“阿莫斯！”米诺薇小姐厉声叫道。阿莫斯并未停下脚步。她跟了上去。“阿莫斯，不要那么任性，好不好！你知道，你都多久不跟丹恩说话了？”

阿莫斯在一棵角豆树下停了下来。“三十一年。”他说，“到去年八月十日，已有三十一年了。”

“也够久的了！”米诺薇说，“现在，你该转过头去，在你们那愚蠢的围篱前，将手伸向他！”

“该让步的不是我。”阿莫斯说，“米诺薇，我想，你并不了解丹恩，也不清楚他的生活方式。他一再，再而三地，将我们的脸都丢光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丹恩在这里很受欢迎。”米诺薇不同意地说，“他那么受人尊敬——”

“而且非常富有！”阿莫斯尖酸地补充道，“可我却是个穷光蛋！是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那样的人才吃香。但我们还有来生。我想，到那时，丹恩会得到他应得的那份报应的。”

米诺薇小姐也算是个有阅历的人了，对此刻阿莫斯瘦削的面庞上流露出的那种憎恨，惊心不已。她知道，再说下去，没有丝毫意义了。“那再参见，阿莫斯。”她说，“但愿有朝一日，我能说服你到东部来。”

像是什么都没听见似地，阿莫斯朝着白色的沙滩快步走开了。

米诺薇小姐回过身来，丹恩·温特斯利普正站在围篱那边，朝她微笑呢。“你好啊！”他喊道，“到围篱这边来享受生活吧！我们都欢迎你！”

“丹恩，你还好吧！”

潮水退下去时，她绕过围篱，去了丹恩那边。

他握住她伸过来的双手。“见到你我很高兴。”丹恩说，眼神显得很真挚。是的，他善于与女性相处。“这些天独居老宅，还真有些孤单呢！一位年轻女郎的光临，会给生活增添活力呢！”

米诺薇小姐不为所动。“我想，我是在波士顿那种又冷又湿的地方待得久

了，”她说，“不再会因你的这些奉承话而神魂颠倒的。”

“且忘了你的波士顿吧。”丹恩不管不顾地说，“现在，我们是在夏威夷。我们都还年轻。你就看看我吧！”

她满脸狐疑地看了看他。她知道，丹恩已是六十三岁的人了。只有额边微卷的白发会透露出他的实际年龄。波利尼西亚的经年的日晒使他脸颊变成了深古铜色，却一丝皱纹都没有。宽阔的胸膛，坚实的肌肉，要在美国本土，非被当成四十岁的人不可。

“我看见我那了不起的哥哥一直送你到了围篱的尽头。”穿越花园时，丹恩这么说道，“我猜，你一定带来了他的问候？”

“我试着劝他过来，跟你握手言和。”米诺薇小姐说。

丹恩大笑起来。“不要剥夺可怜的阿莫斯恨我的权利吧！”他说，“现在，那几乎是他全部的生活寄托了。每天晚上，他都要站在那棵角豆树下，一边吸烟，一边凝望着我的房子。你知道他在等待什么吗？他在等着上帝惩罚我的罪过，将我击垮。嗯，我得承认，他是个很有耐心的守候者。”

米诺薇小姐没有回答他的话。丹恩的别墅很大，房间很多，豪华到了令人无法消受的地步。她站在那里，再次陶醉在眼前的美景当中。一棵棵凤凰木，犹如一把把红色大伞；太阳闪着金色光芒，透过巨大的榕树投下暗紫色的树影；她最喜爱的黄槿也早已成熟，满树绽放着数不清的小黄花；最可爱的莫过于九重葛了。它将所有攀附其上的客人都纳入自己砖红色的绚丽当中。米诺薇小姐想，波士顿公园每年的春色都让她的那些朋友心迷神醉，要是置身于眼前的景色，真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样。或许会大为惊诧！这些九重葛开得太过惨烈，反倒有失高贵。但这种腥红色的背景，毫无疑问，对堂哥丹恩来说，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

他们来到通往起居室的侧门。米诺薇小姐看向她的右边，在茂盛枝叶掩映下的高大铁门和栅栏正对着卡利亚路的大门。丹恩打开门，她走了进去。跟夏威夷的其他住宅一样，这个起居室也是三面墙壁，另一面则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纱窗。走过光洁明亮的地板，他们进到宽敞的门厅。前门有一个无法清楚地辨认年龄的女人，缓缓地从座椅上站起来迎接。她是那种现已不常见的夏威夷纯种的典型妇女：体态丰盈、胸脯丰隆、不苟言笑。

米诺薇小姐笑着说：“你好，卡麦奎！我又来了！”

“热烈欢迎！”那女人应道。她是这座宅子里惟一的女仆，言谈举止却有女主人的典雅风范。

“米诺薇，你的房间我还给你保留着。”丹恩说，“你的行李在那里。还有几封今天早晨轮船带来的几封信，我没再寄到阿莫斯那里，太麻烦了。等你收拾停当了，我们便可以吃晚饭了。”

“我很快就能好。”她答道，然后飞快地上楼去了。

丹恩踱回起居室。坐在那把特意去香港定做的藤椅上，环顾他的财富，志得意满。这时，男管家手托鸡尾酒盘，走了进来。

“哈库，是两杯吧？”丹恩笑着说，“楼上那位女士是从波士顿来的。”

“是。”哈库低声应着，然后，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。

没多久，米诺薇小姐走进房间，手里拿着一封信。

“丹恩，这实在太荒唐了！”她说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或许告诉过你了，家里人都在为我担心，可我舍不得夏威夷，就在这里呆了下来。现在好了，他们雇了警察找我来了。”

“警察？”丹恩浓密的眉毛往上扬了扬。

“是的，差不多就是那样。当然啦，这不是公开的。葛瑞丝在信里还说到，约翰·昆西在银行有六周的假。他正准备到这里来一趟。葛瑞丝这样写道：‘亲爱的，这样的话，就有人陪你回家了。’你说葛瑞丝是不是很狡猾。”

“约翰·昆西·温特斯利普？他是葛瑞丝的儿子吗？”

米诺薇小姐点点头。“丹恩，你从没见过他，是吧？噢，过不多久，你就会见到他了。他不会喜欢你的做派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丹恩立即发问。

“因为他很正派，是个好人。可是，就是太正派了！这趟旅程够他受的了。一走过奥尔巴尼，他就会厌倦不已的。再想想接下来的漫漫征途，他会受不了的。但他除了忍受，别无他途。”

“噢，这我就不懂了。他不是温特斯利普家的人吗？”

“没错。可他骨子里一点也没有吉普赛人的特征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清教徒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丹恩朝那个盛有琥珀色酒的盘子走去。“我想，他会去旧

金山找罗杰的。你可以给他写封信，告诉他我希望他前往夏威夷的途中，能将我这里当成家。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丹恩。”

“没什么。我喜欢有年轻人在身边——就是清教徒也无妨。我恐怕你不久就会被带走，而重返文明社会了。喝了这杯鸡尾酒吧！”

“好的。”他的客人说，“我将表现出我兄弟说过的真正的哈佛式冷淡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丹恩问道。

“就算心里介意，也要装成满不在乎的样子。”米诺薇小姐眼神闪烁，端起了一杯鸡尾酒。

丹恩大笑起来。“米诺薇，你真是个爽朗人！”他一边陪她走进大厅，一边说。

她说：“出门在外，我提醒自己，绝对不要流露出波士顿人那一套。我恐怕会吃不开。”

“说得对！”

“还有，我很快要回波士顿的。到时，我会今天这里看看画展，明天那里听听讲座，然后，让自己慢慢老去。”现在，她可不是在波士顿，而是坐在饭厅豪华的餐桌前。她面前摆着一大片冷冻过的木瓜，黄橙橙的，非常诱人。透过纱窗外茂密的枝叶，她可以看到大海。它正在那里不安地低吟着，无休无止。她知道，这个晚宴算得上非常丰盛了。或许，岛上的牛肉不够肥硕、多筋，但丰美的水果、蔬菜已足以弥补它的不足了。“芭芭拉快回来了吗？”她问道。

丹恩整个脸庞登时亮堂起来，犹如海滩上东升的旭日。

“是啊，芭芭拉已经毕业了。最近几天，随时都可能回来。要是她和你那正经八百的侄子恰巧搭乘同一条船，那就太妙了！”

“无论如何，对于约翰来说，肯定是好的。”米诺薇小姐说，“上次芭芭拉来东部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她生机勃勃，是个迷人的女孩。”

“没错！”他骄傲地赞同道。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。“告诉你吧，我真的很想她。她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寂寞。”

米诺薇小姐机敏地看了他一眼。“是啊，我听到了一些传闻。”

她说，“关于你多么寂寞的传闻。”丹恩晒黑了的面颊竟然微微泛红。“是

阿莫斯说的，对吧？”

“啊，不止是阿莫斯，丹恩。说真的，你这样的年纪——”

“以我这样的年纪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过你，夏威夷没有老人！”他闷头吃着，“你很爽朗——我说过，也确实这样认为。你必须了解到，在夏威夷，一个男人或许会表现得……会跟贝克湾有些不同。”

“说到这个，”米诺薇笑道，“我要说的是，贝克湾的男人全不可靠。丹恩，我可不是要指责你。但是，看在芭芭拉的份上，你何不选一个你倾心的女人好好交往呢？”

“我可以和这个女人结婚——如果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的话。”

“我说的这个女人，”米诺薇小姐说，“没有不知道的，就是威基基海滩的那个寡妇。”

“这里实在是谣言的温床。艾琳·康普顿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。”

“我记得，她以前是个歌舞女郎。”

“不很对。嫁给康普顿中尉以前，她是演员，多演一些小角色。”

“但她成了寡妇。这是她自找的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丹恩怫然道，灰色的眼睛像是要喷出火来了。

“我听说，她丈夫驾驶飞机在钻石岬角坠毁了。都是她逼到那一步的。”

“胡说！简直是一派胡言！”丹恩大叫，“对不起，米诺薇。可是，你不该相信你在海滩上听到的话。”他有一会儿没说话，“要是我告诉你，我要娶这个女人，你会怎么说？”

“我恐怕只会说些陈词滥调。”她温柔地说，“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古话，那就是，天底下没有比老傻瓜更容易上当受骗的了。”丹恩没说话。“对不起，丹恩。我是你的堂妹，你的家事我无权过多干涉。此事跟我无关，我本来不该过问的——但是我喜欢你，而且我要为芭芭拉着想。”

丹恩低下了头。“你的意思我明白。”他说，“为芭芭拉着想。好了，没必要紧张了。我没跟艾琳提过结婚的事——还不到时候。”

米诺薇小姐脸上露出了笑容。“你知道吗，我这么些年下来，”她说，“许多古老的格言对我来说，不过是胡言乱语。尤其是我刚才提及的那一句。”他望着她，目光又变得友善了。她说：“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牛油果了。”她又说，“对了，丹恩。告诉我，芒果真是一种食物吗？在我看来，它更像是春

天的滋补品。”

晚餐结束的时候，有关艾琳的话题早已被置诸脑后。丹恩又是那么和蔼可亲了。他们在连着起居室的凉台上喝着咖啡。凉台很宽敞，三面是纱窗，一头延伸到白色的海滩上。屋外，暮色使威基基海滩绚丽的色彩变得晦暗不明。

“一点儿风也没有。”米诺薇小姐说。

“信风停了。”丹恩回答道。他说的是从凉爽的东北方向吹向夏威夷的和风。“等待我们的恐怕将是来自西南方向的风带来的多雨天气。”

“但愿不要这样。”米诺薇小姐说。

“这样闷热的天气，一直在白白消耗着我的生命。”丹恩说，身子深陷在椅子上。“米诺薇，我那些年轻的鬼话，不过是胡扯罢了。”

她温和地笑了起来。“就算是年轻人，也很难忍受这种气候的。”她安慰道，“还记得以前——八十年代，我在这里的时候，只有十九岁。可那令人不快的风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”

“那时，我可想你了，米诺薇。”

“是啊，你当时跑到南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去了。”

“我一回来就听说了你，身材高挑，一头金发，非常可爱！他们还担心你在这里会很拘谨。可你一点儿也不。他们说你有完美的身材——的确如此。”

米诺薇的脸红了，但仍在微笑着。“小点声，丹恩。波士顿那边可不是这么说话的。”

“八十年代，”丹恩叹了口气，“夏威夷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它那时尚未受到文明的侵袭，岛上夜夜笙歌。老夏威夷王卡拉卡瓦坐在他黄金打制的宝座上运筹帷幄。”

“我还记得他。”米诺薇说，“还有王宫里的大型派对。每天下午，他跟那些声名狼藉的朋友们围坐在露台上，夏威夷皇室乐队就在露台底下演奏，他还傲慢地向他们扔过一些金币去。丹恩，那时的夏威夷可真是乐土，多姿多彩，单纯而快乐。”

“可它现在全被毁了！”丹恩抱怨着，“本土文明大量侵入，太多的现代文明——汽车、录音机、收音机——去他的！但是米诺薇，在人们的内心深处，在民间底层，还有原始的夏威夷文明在流传着。”

她点了点头。一时间，两人沉浸在遥远的记忆中。突然，丹恩打开了身旁的台灯。“要是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看一下晚报。”

“看吧。”米诺薇小姐赶快说。

她庆幸自己能有片刻安宁。此时此刻，正是威基基海滩最美的时候。热带的黄昏如此短暂，那柔和迷人的夜晚来得如此迅疾。日间的茫茫碧水，日落时闪耀着金色的红晖，而此时，则变成暗紫色了。在被称为钻石角的死火山的顶部，一只黄色的眼睛眨呀眨的，似在暗示着火山深处随时可能爆发的火种。码头的灯光在三英里远处闪耀着。外海沙洲那边，日本木船上的灯笼时隐时现。更远处开敞的锚地，隐约可见一只老式横帆的破旧船体缓缓驶向海峡入口。夏威夷是太平洋上富有潜力的枢纽。有人说，就像是错综复杂的字谜游戏，世界所有的航线都在这里交汇。

看到这里，米诺薇小姐叹了口气。她感到丹恩在那边动了一下，于是转过头去看了他一眼。报纸放在膝上，他正在凝视前方。还说什么夏威夷的人们永远年轻呢。谁抗得住时间之轮。他那张脸，瞬息之间，便显得那么的衰老了。

“怎么啦，丹恩？”她问。

“啊，米诺薇，我……我在想，”他缓缓说道，“再给我讲讲你侄子的事吧。”

米诺薇不由一惊，但赶快掩饰住了。“你说的是约翰·昆西吗？”她说，“他是波士顿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了，平淡无奇。他的一生都由父母设计并安排好了，从襁褓到坟墓，至今，他一直在沿这条路往下走。大学预科—哈佛大学—正派的社交俱乐部—家族银行——他二话不说，就跟母亲为他挑选的姑娘订了婚。有时，我真希望他能抗争，逃离这个设定的生活圈子，譬如战争。但他没有。打完仗后，他又乖乖地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他很稳重，值得信赖了？”

米诺薇小姐微微笑了，“丹恩，和那个男孩比起来，直布罗陀巨石都显得有些动摇不定了。”

“我想他有些拘谨，是吧？”

“应该说‘拘谨’是他的发明。我只能这么说了。我爱他，但他有时却显得不怎么在乎。话说回来，现在说恐怕有些太晚了。约翰·昆西马上就要三

十了。”

丹恩站了起来。他的神情像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。透过通向起居室的竹帘，可以看到，一盏灯亮了。“哈库！”丹恩叫道。日本管家马上过来了。

“哈库，叫司机快点备好大车！我必须在‘泰勒总统号’船启航去旧金山之前赶到码头。”

管家退回起居室，丹恩紧跟进去。

米诺薇小姐不禁有些诧异。她稍坐片刻，站起身，拉开竹帘。“丹恩，你要出海吗？”她问道。

丹恩正坐在桌前，奋笔疾书。“不，不是，不过是一封信。我必须赶在轮船启航前送过去。”

他看上去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。米诺薇小姐迈过门槛，走进起居室。一会儿后，哈库来到起居室。尽管汽车的马达声已在门口隆隆作响，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汇报了情况。丹恩从管家手中接过帽子。

“米诺薇，请不要客气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我很快就回来。”他说完，便急匆匆地走了。

想必是生意场上的事。偌大的起居室里空无一人，米诺薇小姐心不在焉的踱来踱去。最后，她终于在杰特迪亚的肖像前停住了脚步。这是丹恩和阿莫斯的父亲，也是她的叔叔。这是父亲死后，丹恩让人照着相片描画的，据说是一位风景画名家的手笔。在米诺薇看来，的确有些风景画的特色。这位在夏威夷以捕鲸起家的新英格兰人的权势与个性，却在画面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。她只见过他本人一次，那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。当时，船队刚在北极遇难，他穷困潦倒，正为失去财产而悲哀不已。

正是丹恩使家业重振雄风，米诺薇回忆着。他不但恢复了家业的规模，还赢得了更多的财富。致于他的为富之道，传言颇多。但留在波士顿的人背后不是也有传闻吗。不论丹恩过去如何，终归是个极有魅力的男人。米诺薇小姐在三角钢琴旁坐下，弹起了古老而熟悉的曲子——《蓝色多瑙河》。她的思绪回溯到了八十年代。

当丹恩的车沿着卡拉卡瓦大街飞驰时，他也沉浸在那段往事的回忆。但眼前的事更加重要。车刚到码头，他便急忙下了车，奔跑起来。他微喘着穿过一座昏暗的码头库房，跑向“泰勒总统号”扶梯。时间不多了，船马上就